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一九九四年美國期中選舉之研究

doi:10.30390/ISC.199501_34(1).0001

問題與研究, 34(1), 1995

Wenti Yu Yanjiu, 34(1), 1995

作者/Author：蔡瑋

頁數/Page：1-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1_34\(1\).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1_34(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九九四年美國期中選舉之研究

蔡 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 言

期中選舉 (mid-term election) 是美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別機制，按照美國憲法之規定，在四年的總統任職期間，每兩年舉行一次國會改選，這其中包括全部的眾議員，三分之一的參議員，以及三分之二左右的州長。在一九九四年的期中選舉中，計有四百三十五名眾議員，三十五名參議員及三十六州的州長改選，其中角逐連任者以民主黨為多。

傳統上，美國的期中選舉通常對於現任總統所屬政黨不利。這次選舉之前的各種民意測驗也都指出，美國選民對於柯林頓總統及國會有強烈的不滿情緒，期望改變。^①一般預測，民主黨將會輸掉這次選舉，但是在當前美國經濟狀況漸有起色的情況下，民主黨在一夕之間不但輸掉了部份州長的席位，甚至連對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也一併拱手讓人，民主黨的重挫確實有些出人意料之外。

整體而言，這是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共和黨最大的一次勝利。於是，許多媒體及政治分析家分別用慘敗、地震、災難、或其他更聳動性的字眼來描繪此次選舉對柯林頓政府的打擊，有些媒體甚至已經斷言，未來兩年內柯林頓將只是一個跛鴨總統，其政治生命已受嚴重打擊，^②未來他很可能像前任的民主黨籍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一樣，都只是一任總統 (one-term president)。

簡單的說，這次期中選舉可能是美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由於多數州長及參、眾兩院的席位都在共和黨控制之中，新人主政的結果可能對柯林頓的民主黨政府構成很大的壓力，迫使其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面有所妥協，在政治及經濟方面對共和黨讓步。換句話說，選舉結果可能嚴重影響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也正因為如此，觀察這次期中選舉的意義就成了一項重要的工作。

本文將分成幾個主要的部份，首先筆者將把事實部份作一基本的介紹，以凸顯出這次選舉結果對民主黨所造成的傷害；其次，筆者將嘗試由宏觀的角度來探討一下民主、共和兩黨在這次選舉中勝利、失利的各種可能原因；然後，筆者將就本次選舉的

註① 民意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受訪者對國會不滿，期望改變。受訪者中只有高中畢業及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仍比較堅定的支持民主黨，其他多已轉向。請參考 *China News*, November 10, 1994, p.1, 以及 *China Post*, November 6, 1994, p.6.

意涵及可能影響做一說明，希望能把整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所釐清，有助於讀者對整個事件的了解。

貳、事實經過

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所舉行的美國期中選舉中，參議院依法改選全部一百個席位中三分之一的席位，再加上退休出缺的空額在內，一共有三十五個席位必須改選。選舉結果，共和黨由原來的四十四席，增加九席，成為五十三席，而民主黨方面則由原來的五十六席減為四十七席。這是自一九八六年以來，共和黨再度變成參議院的多數黨。

在眾議院部份，眾議院共有四百三十五名議員，必須全部改選。選前，共和黨在眾院中擁有一百七十八席，民主黨則有二百五十六席，民主黨是處於多數的優勢地位。但是這次選舉結果顯示，共和黨席次激增為二百三十席，成長五十二席，而民主黨則銳減至二〇四席，剩下的一席由獨立人士取得。^②這是共和黨自一九五四年以來首度掌握眾院，結果彌足珍貴。

關於州長的選情方面，在改選的三十六州中，共和黨共贏得了二十五州州長的職位，民主黨只守住十州，另外有緬因州一州是由獨立人士取得。州長改選結果使得全美五十州的政治情勢大為改變，改選前，共和黨州長只占十九名，民主黨籍的則有二十九名；改選後，共和黨增長為三十一名，民主黨減少為十八名。^③這是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共和黨首度在全美州長數中占多數。

在這次的州長選舉中，在人口最多的八大州中，除了佛羅里達州由民主黨籍的奇雷斯（Lawton Chiles）穩守地盤，擊敗了挑戰的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次子傑布·布希（Jeb Bush）之外，其餘的七大州，如加州、紐約州、賓州、德州、伊利諾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的州長寶座都由共和黨接掌。^④此一結果恐怕會對明年的美國總統黨內初選及後年的大選發生影響。

如果前述事實還不夠凸顯共和黨的勝利，下面的介紹或許更能讓人體會出這次民主黨的受挫情形。選舉結果顯示，所有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籍國會議員及州長都獲選連任，而失利的多是民主黨議員。重量級的民主黨籍政治人物，如伊利諾州眾議員羅斯坦考斯基（Danny Rostenkowski）、紐約州州長郭莫（Mario Cuomo）及德州州長李察茲（Ann Richards）都紛紛落選，連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弗雷（Thomas Foley）都輸了這次選舉，這是自一八六二年以來首度發生眾院議長選舉失利的情形。

不論由那個角度來看，也不管民主黨是如何的辯解，民主黨受到歷來少見的挫敗

註② 黃肇松，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版三；及明報，香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頁A2。

註③ Time, November 21, 1994, pp.64~65.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0, 1994, p.9.

註⑤ Ibid.

確實是個不爭的事實。一九九五年一月開議的第一〇四屆美國國會已篤定將由共和黨所控制。

在參議院方面，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將由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杜爾（Bob Dole）擔任。杜爾曾於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一度擔任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但在過去八年間一直是扮演少數黨領袖的角色。杜爾從政表現一向溫和、理性，擅於協調、妥協，也頗孚眾望，他或將成為共和黨一九九六年美國總統提名的熱門人選，其未來發展不宜小覷。

在眾議院方面，由於原共和黨領袖米契爾（Robert H. Michel）退休，未來眾院議長將由贏得喬治亞州參議員席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出任，他將成為自一九五四年以來，首位的共和黨籍眾院議長。即將走馬上任的眾院議長金瑞契是共和黨保守派陣營的戰將，選舉期間即曾放話將在眾院裡扮演民主黨頭號公敵的角色。^⑥眾院顯將成為柯林頓政府的燙手山芋。

這次期中選舉除了讓民主黨大敗之外，其中還有幾個特色，負面競選（negative campaigning）固然已經行之有年，不足為奇，但是參選人的競選經費不斷突破新高卻是一項引人注目的事情。加州的參議員候選人之一所投入的競選經費創下新紀錄，超過美金二千五百萬元。因伊朗—尼游醜聞案而聲名大噪的諾斯（Oliver North）為了爭取維吉尼亞州參議員席次，花費了美金一千八百萬，所費不貲，令人咋舌。^⑦

其次，此次期中選戰的另一大特色是政壇名人子嗣參選，前總統布希的兩個兒子喬治和傑布都出馬參選。甘迺迪家族除了擔任麻州參議員三十年的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繼續參選，爭取連任之外，還另有四名親人參選。第一夫人希拉蕊（Hillary R. Clinton）的弟弟羅德翰（Hugh Rodham）也投身參議員的選舉。選舉結果顯示，高知名度的家族背景顯然並不是當選的最佳保證，重要的仍是在於個人的表現。

前述簡單的事實透露出，這次期中選舉共和黨可謂大勝，民主黨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打擊，過半的州長席位及國會參、眾兩院都已淪入共和黨掌握之中，其對美國未來內政、外交政策走向的影響力恐怕不宜低估。

叁、兩黨勝利、失敗的主要原因

談起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失利的理由，這其實是一件相當複雜的工作。比如說，由於各州情況不同，各個選區的選民、產業結構互有出入，民眾關心的議題自然有異，參、眾兩院雖然都是國會，但是重要性仍有不同，而候選人的條件也互有優劣，所以兩黨失敗或勝利的理由實在未可一概而論。

嚴格的說來，要檢討兩黨在這次選舉中勝利、失敗的理由，我們可以分別由兩黨

註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1, 1994, p.3.

註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10, 1994, p.20.

著手，從技術到原則，由戰略到戰術，從人選到議題，由競選技巧到競選文宣，從各州到國會逐一的加以分析。但是，由於篇幅、能力及時間所限，筆者只能嘗試由宏觀角度來提供一些原則性的看法，本文下面所歸納出來的一些觀點並不意味著是全面、或絕對的，並不見得完全適用於各別的選區、或候選人。

首先，期中選舉表現了美國選民求新求變的心理，一九九二年柯林頓以重振經濟、改革求變的訴求打敗在位的共和黨總統布希，但是在一九九四年的期中選舉中，民主黨卻毀在選民求變心切這件事上。選前的民意調查顯示，民意已告轉向，日趨保守。^⑧民主黨議員雖然已有警覺，但是仍然未能充份掌握社會的脈動，尤其是柯林頓反而錯誤的升高對抗，將此次選舉弄成雷根主義（Reaganism）和柯林頓主義（Clintonism）、保守與右派之間的對抗，結果終於導致民主黨的慘敗。^⑨

當然，把選舉結果單純的解釋成民主、共和兩黨意識形態之爭、或美國選民對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取捨或許仍然有些爭議，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一位競選連任的保守派共和黨籍國會議員落選，中槍落馬的反而多是自由派的民主黨籍國會議員，新當選的國會議員在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上都較為保守。如果由這個角度來看，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應該是在這次期中選舉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其次，至於美國選民為什麼會普遍轉趨保守，這就又牽涉到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民眾對柯林頓政府的施政，以及民主黨控制下國會績效不彰的不滿。過去兩年來，儘管所有的統計數字都顯示，美國經濟已經脫離谷底而日有起色，但是美國中產階級仍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嚴重的挫折感及疏離感。^⑩選民們對於華盛頓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是投入更多的金錢相當的不以為然，柯林頓大而不當的全民健保計畫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另外，民主黨主控的國會近年來醜聞不斷、國會議員的不當、不法行為、濫用特權的例子屢遭揭露，其中眾院議員在眾院銀行大開空頭支票就是另一個讓民眾不滿的典型例子。對許多忿怒的選民來說，華府本身已成包袱，必須徹底予以改變，民間已經積累了一股濃厚的反華盛頓的情緒，大家對於日漸惡劣的生活水準，低落的社會道德水平覺得不滿，認為華府權貴只是在維護本身的既得權益，並未真心為國家及同胞謀求福利。^⑪

九月間，美國國家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一份對國會表現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民眾給予國會的評價是不及格（F）。^⑫另外，選

註⑧ “...the middle is shrinking,...and the moderates are in retreat...” 見*Time*, November 14, 1994, p.16.

註⑨ *The New York Times*, 轉引自*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5, 1994, p.6.

註⑩ 傳統上，研究投票行為的學者一向認為，經濟情況良好不見得對執政黨有利，但是經濟狀況不佳則一定會使選民以投票方式來制裁執政黨。此次美國期中選舉結果似乎與前述論點尚稱吻合。有關選民投票行為和經濟狀況關聯性的文章請參考Benjamin Radcliff, “Reward without Punishm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Vot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September 1994, pp. 721~731.

註⑪ *Time*, November 21, 1994, p.48.

註⑫ *Japan Times*, October 22, 1994, p.19.

前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Company, CBS）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所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也反映出，有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訪者認為，由於政府干預太多，反而使得民間活力受到傷害。^⑬美國民眾對政府及國會的不滿已經溢於言表，對柯林頓有很強烈的信任問題（the trust problem）。^⑭

雖然說，在傳統上民主黨一向給人比較照顧窮人，及少數族裔的印象，在歷次的選舉中，民主黨通常也可以依賴中低階層傳統上對民主黨的支持，但是這次開票結果顯示，中低階層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比例降低。多數選民似乎相信，柯林頓政府仍是老式的自由派民主黨，仍然篤信大政府的作法，殊不知今天美國的問題不在政府管制太少，而是政府不當介入太多，政府非但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反而成爲問題的根源。^⑮

當然，部份選民除了對政府現行政策的不滿之外，還有對柯林頓個人的不滿因素在內，保守的選民對於柯林頓總統在墮胎、槍隻管制、白水案、婚外情、及同性戀者從軍案上所採取的立場就頗不以爲然。另外，南方及邊界各州有不少民主黨籍眾議員退休，一九九〇年人口調查後的選區重劃，使得選區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這些也都是使民主黨在選舉中失利的部份原因。

相對於民主黨的顛覆，三百多位共和黨議員或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簽訂了所謂的「美國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候選人承諾，就任後將在一個月內積極加以推動，這其中包括：打擊犯罪、重整福利制度、限制兒童色情、改革產品責任法律（product-liability law）、減稅、增加國防支出、修憲以平衡預算、限制國會議員任期。^⑯共和黨議員的縮減政府、人民之友的競選訴求自然極易獲得選民的認同，選民開始覺得，共和黨的政策比較能和民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

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在一篇分析性文章中也深入的探討了柯林頓及民主黨在這次期中選舉中遭受挫敗的重要原因，其論點與上面的說法不謀而合。該文將整個情形歸納成，一：政府的因素（the government factor），也可以說是政策錯誤的因素；二：領導的因素（the governance factor），主要是柯林頓及國會表現不佳的問題；三：費爾因素（the Fell factor），探討的是民意對柯林頓個人的負面評價；四：經濟因素（the economic factor），說明選民心中對美國經濟現況的實際感受等等。^⑰

簡單的說，美國選民覺得柯林頓政府及民主黨所控制的國會，既未帶來實質上的改變，也未提供一個未來發展的方向，更沒有有效的治理國家，結果是任令美國情況日趨惡化，不管是在政治、經濟方面都乏善可陳，民主黨及柯林頓既然難辭其咎，就理當爲其錯誤付出代價。民眾希望透過選票表明，他們需要的是廉能有效的政府、平

註⑬ *The New York Times*，轉引自*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0, 1994, p.6.

註⑭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9-30, 1994, p.6.

註⑮ *Time*, November 21, 1994, p.48.

註⑯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5, 1994, p.6.

註⑰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1, 1994, p.6.

衡的預算、法律與秩序、任期的限制及傳統的價值觀等等。^⑭共和黨終於贏得了這次選舉。

總之，這次美國期中選舉，不管是對民主黨、或柯林頓總統個人而言，都是一項重大的打擊，選民的意願已經透過此次選舉充份的表達出來。其實，事情並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之爭，或反現任（anti-incumbent）的情緒可以解釋，問題也不是人民求變心切一詞就可以完全說明。國會的腐敗、政府的無能、柯林頓兩年來的治績未能受到肯定、不能重振人民對聯邦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恐怕才是問題的核心。

肆、相關意涵及其可能影響

一、相關意涵

談到此次期中選舉的意涵，筆者以為下面幾點尤其值得強調：

首先，前述事實已充份說明美國政治的領導權已經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兩黨政治的天平開始傾向共和黨，這樣的權力轉移可能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外交帶來深遠的影響，其效果將會逐漸的顯現出來。未來，柯林頓政府的政策除了將面臨來自國會共和黨方面的強力挑戰之外，他也將面對來自民主黨內左、右兩派、新、舊勢力的強烈抨擊，這將對其未來競選連任形成重大挑戰，其政府的未來施政充滿荆棘似已無可避免。

當然，柯林頓總統本人對前述情況並非一無所覺。消極的，他可能採取規避性的作法，避免衝突，或以其他不需國會同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積極的，其政府未來施政將可能採取中間路線，努力尋求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支持。如果前述作法都無法生效，柯林頓也可能以釜底抽薪之計，轉而採取攻勢，以凸顯共和黨在國會一味干擾的方式來爭取選民的同情，不過這種極端的作法恐怕不會是主要的選擇。

選後，柯林頓曾發表談話，強調今後兩黨合作的重要性，但共和黨等待多年才一舉拿下參、眾兩院，本身有很多政策希望能夠推動，國會是否有意配合絕對是個疑問。誠如參院多數黨領袖杜爾表示，共和黨願意合作，但是不能按照民主黨的條件，將任參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的達馬托（Alphonse D'Amato）恐怕也會對柯林頓所涉白水案緊追不放。而立場更激進的眾院議長金瑞契則說，共和黨願意合作，但不妥協。

^⑮國會立場已經相當明顯，眾院尤將特別難纏。^⑯

其次，這次期中選舉結果反映出國會中兩黨的溫和派力量在減弱之中，中間份子的影響力將大不如前，第一〇四屆國會將較歷屆國會更受意識形態所左右。柯林頓總統將被局勢所迫向保守的方向靠攏，但是他的迴旋空間將更見侷促，正如「時代雜誌」所說，柯林頓已經陷在一個兩難的困境之中。他愈想有效的治理這個國家，他就愈

註⑭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2, 1994, p.13.

註⑮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2, 1994, p.13.

註⑯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4, 1994, p.20.

遠離他的權力基礎，當他被迫向右調整政策時，他很可能發現大家都已棄他而去。^②

另外，這次選舉並不必然意味著柯林頓政府已成跛鴨政府，我們也不能就此草率的認定他會是繼卡特之後的另一位一任民主黨籍總統，或民主黨將就此永遠喪失國會兩院的主控權。未來共和黨如何實現其競選承諾，承擔部份治國責任，兩黨如何彼此合作將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同時，柯林頓在面臨來自國會及黨內較大的挑戰時，如何展現其有效、管理的能力也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焦點。

換句話說，對民主黨及柯林頓政府而言，一味的向國會妥協、對抗都非善策，柯林頓及民主黨既要了解其政府的能力及限制，也該知道自己奮戰的對象並不是黨派的得失、意識形態之爭、更不是個人的政治前途，而是在反對黨控制下的國會，一個現職在位的總統仍能具體擬出國家未來的發展路線，並能據以執行推動的話，其前途並非一無可為。^③

對共和黨來說，其制衡力量的成長固然是個事實，但隨著權力而來的也是一份責任。共和黨必須證明它所控制的國會能夠不負選民的期望，提出確實可行的領導方案，承擔起監督政府、協助治國的部份責任，如果民主、共和兩黨不能合作，仍是一味的對抗，或以黨派之私為主要考慮，二年後的總統大選及另一次國會改選將是怎樣的一個局面，誰也不敢逆料。

總之，這次選舉的結果已經註定，在未來的兩年裡，白宮方面必須更擅於妥協，民主黨的各項政策必定要獲得共和黨的密切配合，否則一切都將枉然；在共和黨方面，它也得以理性問政的方式，一方面監督、制衡柯林頓政府，另一方面則據以推動本身的政策，以回饋選民的支持，如此才能維持一個雙贏的局面。

二、可能影響

下面，我們將更具體的談到這次國會期中選舉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為了行文敘事的方便起見，文章將分成外交、經濟、國內政治及台海兩岸關係等四個不同的部份。

在國內政治方面，由於國會結構的重整，保守派人士紛紛進入國會，美國國會將更加保守。眾議院各委員會的主席恐怕將由南方的資深共和黨籍議員出任，參院各委員會主席也將由保守的共和黨資深議員擔任，金瑞契出任眾院議長一事影響尤其重大，如此一來，參、眾兩院的立法自然也將趨於保守。另外，眾議院委員會的數目將會減少，職員比例以往三分之二是民主黨籍，三分之一是共和黨籍的情形也將逆轉。

正如共和黨籍候選人在「美國契約」中所作的承諾，新的國會將對國會議員的任期、特權、平衡政府預算、削減中產階級的稅捐負擔、打擊犯罪、修改福利制度等方

註② “U.S. Congress was about to become even more divided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Clinton will be forced to move to the middle, but he will have a much narrower pond in which to fish for votes. The more he wants to govern, the more he is going to alienate his base”, and “Now as he [Clinton] finally tries to occupy the middle, he might find that nobody’s home.” *Time*, November 14, 1994, pp.16-18.

註③ “He lost the people, if he could come up with a real plan, and stick to it, he might have a chance”, *Newsweek*, November 7, 1994, p.42.

面痛下針砭。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府、會將必須就這些議題進行協商。一九九五年，在行政方面，柯林頓可能將優先處理犯罪問題，進一步裁減政府機構；在立法方面，他可能被迫同意修改社會福利法，重新界定政府職權，修正其醫療計畫，對中產階級減稅也是必然得做的事情。

隨著社會的轉趨保守，家庭價值將再度受到重視，政府干預，以大政府（big government）形式介入人民生活每一層面的情形將告減少，社會福利制度及精神的變革也將使得個人對自我及家庭負起較大的責任。同樣的，小政府（smaller government）概念的盛行將使聯邦介入地方事務的情形減低，各州的權力將會較以往為大，自主性增強。整個社會將會更為傳統，大體反映白人、男性、鄉村為主的價值觀，以及反華盛頓的情緒。

在經濟方面，新國會可能會嘗試在憲法中加入有關平衡預算的修正案，要求政府削減支出，增加國防預算，希望在公元兩千零二十年要達成預算平衡的目標。同時，國會還要為中產階級減稅，加強對社會福利支出的控制，設下層層限制，避免浪費，迫使依賴成性的人重返工作崗位。但是，由於國會目前既無具體的裁減項目，也無增稅計畫，短期內也不可能發生實際效果，所以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仍然有待觀察。

共和黨在裁減預算赤字部份將遭遇特別困難，這主要是因為擬議中打算刪除的一千四百億元經費不知應該從何下手，共和黨為了政治的考慮，不敢、也不願傷害到它想要幫助的弱勢團體，因為削減聯邦支出的計畫最後很可能只有從教育、工作訓練、學生貸款、大眾捷運、醫療補助（medicaid）部門下手。難怪部份美國企業界領袖公開表示，情況不會有太大的改善，最後多半是象徵性的刪除部份經費了事。²³

在外交方面，期中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儘管柯林頓總統信誓旦旦的對相關國家表示，這將不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所影響，而且事實上美國的外交行政和決策權基本上仍是操在行政當局手中，但是，由於美國國會乃至於整體國家社會都已轉趨保守，保守派國會議員分居要津，競選期間就已明言將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活動嚴加監督，所以一般仍然認為，這次選舉結果必然將對美國的外交活動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舉例來說，即將擔任參院多數黨領袖的杜爾（Bob Dole）就曾表示，在外交方面柯林頓政府必須和共和黨密切合作，他在談話中提到有意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波士尼亞、海地、北韓，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問題。另外，即將出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一職的赫姆斯（Jesse Helms）則一向認為行政當局對共產主義太過軟弱、援外太過寬鬆、對聯合國、中東和平，以及國務院的成員行事作風都有意見。

具體的來看，在新國會的壓力之下，美國對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對美國主權的約束恐有不同立場，國會恐怕將會施加一些限制條款。另外，對美國參加聯合國和平部隊的指揮權、經費支出、與外國的貿易交涉、對外援助等事，國會將會更積

註²³ *Business Week*, November 21, 1994, pp.30~31.

極介入。屆時，亞洲的日本、中共、北韓可能受到較大影響，美國對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中東和平計畫方面的支出也可能遭到刪減。^②

在台海兩岸關係方面，筆者認為，基本上美國歷屆政府已有共識，立場是超越黨派考慮的。美國對中共給予外交及法理上的承認，但同時也承認台灣存在的事實，並與台灣積極發展實質關係。對於台海兩岸之間的問題，美國基本上不願再過份捲入其中，但堅持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在可預見的將來，華府的這個基本立場恐怕不會有驟然、太大幅度的變化，美國希望維持一個動態平衡的兩岸三角關係，並從中取利。

話雖如此，新國會的結構性變化仍然可能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一些枝節性的影響。比如說，即將就任的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赫姆斯一向對中共含有較深的敵意，對台灣、西藏則持較為友好的態度，他到目前為止仍稱中共為紅色中國。另外，素來支持台灣的共和黨眾議員索羅門（Gerald Solomon）也表示，國會兩院既在共和黨控制之下，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證將予以加強。^③換而言之，中、美關係似乎仍有改善的空間。

在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方面，國會轉趨保守，意識形態的比重增加並不必然意味著北京和華府的關係就將因此而轉壞，畢竟雙方有待合作之處仍多，彼此都無條件任令雙方關係逆轉，但是部份中共人士擔心，未來雙方可能在中共的不良人權記錄、嚴苛的家庭計畫、奴工產品外銷、及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發生摩擦倒也不是沒有可能。^④當然，這一切還有待進一步的加以觀察才能有個定論。

這次期中選舉的結果已使美國國會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共和黨強勢的主導之下，柯林頓政府將在內政、外交、經濟、政治各個層面調整其既定的政策，妥協已無可避免，至於其影響幅度的大小、層面的深淺則必須由世局的變化、兩黨之間的協調、互動來加以觀察，目前的一切論斷仍嫌言之過早。

伍、結 論

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的美國期中選舉中，美國選民透過選票表達了他們心中的不滿。雖然美國期中選舉結果多半不利於在位政黨，但是民主黨這次大輸，把國會參、眾兩院的主控權及多數的州長席位讓出，確實相當令人吃驚，民主黨遭到一次嚴重的打擊。

期中選舉結果明顯透露出美國民眾對現況及華府權貴的不滿，求新求變成了普遍的期望，整個社會及國會都有轉趨保守的跡象。由共和黨籍議員在「美國契約」中所作的承諾可以看出，美國民眾要求的是一個廉能有效的政府、平衡的國家預算、法律秩序、國會任期、傳統價值，以及較少的政府干預。

註②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4, 1994, p.20, 及 *Time*, Dec. 19, 1994, p.19.

註③ *Newsweek*, December 5, 1994, p.15.

註④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4, 1994, p.20.

在未來的兩年裡，柯林頓政府將被迫在內政、外交、政治及經濟方面有所妥協，美國的表现或將有所不同，但其幅度的大小、程度的深淺則仍然有待觀察。較悲觀的看法認為，由於結構性的問題使然，美國選民雖然亟盼改革，但改革幾乎毫無希望，國會幾乎不可能推動任何廣泛、有意義的社會立法、政治改革、及經濟振興措施。相對樂觀的看法則是，美國畢竟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自然有其自我調適、應變的能力和機制。^②至於何者較為正確大概只有靠未來的發展來加以檢驗了。

*

*

*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4, 1994, p.8.